

仇善文 著

官场现形记

身在官场
欲进官场
想了解官场 必读

作家出版社

目 录

1	1
2	4
3	5
4	8
5	9
6	11
7	12
8	15
9	22
10	24
11	26
12	28
13	30
14	31
15	32
16	34
17	38
18	39
19	41
20	42
21	43
22	47
23	50
24	52
25	54
26	56
27	57
28	60

29	62
30	64
31	67
32	72
33	73
34	75
35	78
36	84
37	88
38	90
39	94
40	96
41	98
42	100
43	101
44	103
45	106
46	107
47	109
48	111
49	112
50	114
51	117
52	119
53	121
54	124
55	125
56	128
57	129
58	131

59	133
60	135
61	139
62	142
63	144
64	145
65	146
66	147
67	149
68	150
69	152
70	154
71	156
72	159
73	160
74	162
75	165
76	169
77	171
78	173
79	177
80	180
81	183
82	184
83	184
84	186
85	189
86	192
87	193
88	196

89	197
90	199
91	200
92	202
93	205
94	207
95	209
96	211
97	213
98	215
99	216
100.....	218
101.....	219
102.....	220
103.....	225
104.....	228
105.....	230
106.....	233
107.....	234
108.....	236
109.....	238
110.....	241
111.....	242
112.....	244
113.....	245
114.....	247
115.....	248
116.....	250
117.....	251
118.....	252

119.....	254
120.....	256
121.....	257
122.....	258
123.....	261
124.....	262
125.....	265
126.....	267
127.....	269
128.....	271
129.....	272
130.....	274
131.....	276
132.....	278
133.....	279
134.....	281
135.....	283
136.....	285
137.....	287
138.....	291

1

怪才曲讴说，最理想的死亡是性交之高潮；冷暖的行为说，醉生梦死；冯石头把此二种境界玩到极致，且在官场无人敢惹，古今罕见。好生不及好死。冷暖的死亡让富人说狂话，让穷人说气话，让当官人尴尬无话。

省里在宝泉汤开发区召开外商企业劳动关系会议，原信访局局长冷暖竞选管委会副主任失败，被分配到工会当主席，心里火辣辣的。当日的宴席上，冷暖主席左手卡“姑娘”（古酿）酒瓶，右手端着镶着裸女图的酒杯，施展开了他的酒外交。省里马副主席在首席。冷暖在致祝酒词时说：“话在酒中，先喝为敬！”一仰脖，三两三的一杯酒，顺进肚里，然后一倾杯，滴酒不剩，接着说：“各位没话说，谁不喝是小驴！”马副主席脸色一沉。冷暖马上又说：“马主席例外，他是咱省的当家人，不能勉强。我作为一名省民，有责任替主席代劳。”说完一仰脖，三两三酒又顺到肚里。马副主席的脸膛立马亮了。面上敬酒之后，冷暖行地主之谊，挨桌敬酒。见了女宾客，他更是纠缠不休。你能不喝？不管窈窕淑女，还是半老徐娘，冷暖先是端起对方的酒杯说，“小姐，您喝了。”“大姐，您喝了。”“大姨，您喝了。”“妈，您喝了。”再敬不下去，他便升级：“奶奶，您喝了！”“老太，您喝了！”“女皇阁下，您喝了！”若还不识敬，他马上来粗的：“你就是来了月经，也得喝了！”

女士们也都怕官痞，只好喝酒。

冷暖的酒文化登峰造极。不想那天晚上，冷暖遇到在西藏当兵出身的女记者张克。她人儿蛮苗条，胸部却出奇发达，装不下几杯酒的样子。冷暖偏偏栽在这女人手上。张克回敬酒时，打开一瓶白酒，俩人一分为二。待冷暖反攻时，随便倒酒，张克眼都不眨。冷暖喝了几杯便拱到洗手间，瘫在坐便器上，心脏病突发，一命呜呼。

官道背运时，就像悬崖坠石，势不可挡。冷暖在竞选副主任失败后，急转直下，连原来的阵地也丢失了。人就是这样脆弱。冷暖倒下了，成为笑料，而且污染了社会。

干部们有理由不去为他送行。

把冷暖遗体抬上灵车的是他原来在信访局的办公室主任季道梁和司机郝先民；另外两个人一个是工会副主席田成，另一个是冷暖的亲戚。

季道梁看到，新任信访局局长高尖在人群里观望了一会儿便驾车走了。高尖的到来是季道梁建议的。季道梁认为，这样应该。高尖也没说什么，来了，又走了。

郝先民说：“季道梁，宽恕你的政敌，我佩服你。”

季道梁很平静地说：“当初，我发狠话说，冷暖离开信访局，我会放一串鞭炮，送瘟神！可他非正常死亡后，却来为他送行，我不知道为什么这样平静。没有了怨恨。”

“这是对生命的敬畏。”郝先民了解季道梁。自从社会矛盾尖锐、上访案件激增时，季道梁就报考了信访局，他愿意往矛盾最尖锐的地方跑，那里，他有太多的理想需要实现。可连着五任局长，都让季道梁失望。尤其冷暖，实属一个官痞，让季道梁无法忍受。组织部门考察季道梁，征求冷暖的意见时，冷暖说：季道梁是扑向理想主义的一只飞蛾，政治不成熟。

人是最经不住考验的东西，也最经不住秋后算账。

冷暖离开信访局的前后一个月，季道梁像经历了一场政治地震，各种敏感动物异常地骚动。那天，在综合治理大会上，办信科的杜森坐在季道梁身边，他望着台上的一个个官员说：“一茬又一茬，风快地就完了！”

灵堂里，季道梁给冷暖鞠了三个躬。等到冷暖被抬进火化炉，季道梁来到了殡仪馆的院子里。

有人说，谁不平静，就让他到火葬场来看一下。

高大的烟囱断断续续冒出一阵阵浓烟，在天空斜斜地飘成一朵朵蘑菇云，渐行渐远，最后化为乌有。望着灰蒙蒙的天空，围绕着冷暖的政治生命引发的骚动一幕幕在季道梁面前浮动。

冷暖的办公室里，副局长许大伟装腔作势地总结着过去一年的丰功伟绩。他说，冷局长执政这一年，是信访局历史上从来没有过的辉煌。全年接访一千多起，处结率在百分之八十以上，创历史最高纪录。然后，他连续用了十个“什么什么的一年”，高度总结了信访局的骄人政绩。

原遣送中心的副科长冯石头听了，做了一个小动作，小声说：“怎么像在听悼词？”

大家窃笑。

许大伟装作没听见，依然在歌舞升平。

这时，季道梁进了屋子，他刚刚参加完区里的总结大会。

许大伟刹住车问：“季主任，咱评了个第几？”

“倒数第二。”季道梁说。

“啊？”

全屋的人员都立即把目光投向冷暖。这目光太微妙、太复杂，也太辛辣了，冷暖感到一阵战栗。

人们第一感觉是，冷暖完了！接着，本能地迅速打开脑海中的计算器，测算着时局对自己的微妙影响。因为所有娴熟的官场人物都明白，信访局处于政治重整的临界点。

接访科的副科长花之政心里掩不住的兴奋，嘴里却说：“成绩都是我们干的，戴孝帽的事却给了我们！冷局长，你得去区里找关哉主任，给我们伸冤！”

杜森的眼睛滴溜转。他挨个观察着每个人的脸部表情，却不吱声，拔直了腰似乎进入了状态，急不可待的样子。

督办科的副科长时丽与花之政迅速交换了一下眼光，意思说：我的情报准吧？

冷暖颓唐地挥了挥手，大家便各自散去。

季道梁说：“按组织、人事部门规定，今天还要评出末位淘汰的人，还要推荐后备干部人选。”

许大伟看了一眼冷暖说：“还有那心思！”

等许大伟回到办公室，看到焦玉柔副局长正在给人打电话，似乎有什么兴奋的消息。他们二人共同使用一个办公室。见许大伟进来，焦玉柔便木然地对着话筒说：“等我打给你吧。”便扣下电话，然后对许大伟说，“这下有我们好看的。”

许大伟感觉焦玉柔这话有幸灾乐祸的意思，也掩饰了自己的复杂心思说：“够老头子受的。”

焦玉柔点头说：“是的。”说完走了。

许大伟从窗缝见焦玉柔下了楼，便赶紧回到桌前看电话的号码显示。没发现什么，却又坐不住，便打电话给季道梁，要他上来一趟。季道梁在一楼办公。

季道梁上来后，许大伟说：“我早对冷局长说了，我这么大岁数，没有什么要求，只给个正处级待遇就行。我一动，倒出位置，你们都好办了。看来又完了，白忙活一年，只是不知道调谁来，我们又得从头来。或许能从我们单位提拔？”

季道梁说：“冷局长能换吗？”

许大伟阴毒地说：“那还饶得了他！”话刚出口，他猛觉得这话情绪性太浓，便缓和了一下，问道，“你不知道他为竞争副主任与关主任闹意见？”

2

下午，焦玉柔来到季道梁的办公室，见没有别人，便坐了下来。

季道梁见她喝了酒，便说：“焦局长你喝酒了，我泡茶给你。”

焦玉柔说：“我自己来，哪能劳驾你办公室主任！”说着腿脚不利索地去抓茶叶筒。

季道梁说：“办公室就是为领导服务的，你长年驻北京办事处，捞不着给你服务，还是我来吧。”

焦玉柔便笑着坐下说：“你办公室主任最清楚，我一个老娘们搬家舍业容易吗？今天中午，区里一些朋友在一起，我成了大家的话题，我干副处都十几年了！当年与我一起的早解决了！他冷暖太自私了，只为自己着想，从来不替我们说个话！真的，当着他的面我也这样说。”

“喝茶。”季道梁说。

焦玉柔喝了一口茶又说：“都知道你季道梁最有思想，有创新，有事业心，为百姓办实事，可就是不提拔！”

见季道梁不吱声，焦玉柔还是抑制不住酒后的真言：“我也不理他，这些人，让我瞧不起！他们谁有本事到北京接访试试，不被上访人员打才怪了！像我这样的，全市都不多，何况区里！人家说我就知道工作，还会什么？开始，我还不服，现在想来，若会拍马，若会别的，可能早解决了！”

季道梁也不会说别的话，只会说：“焦局长，你喝水。”

“季主任，我再也不相信老实干活了，不相信什么公平，还有什么好人好报。现在，我明白了，越熊越有人欺！冷暖他只为自己，太自私！”

正说着，郝先民和花之政进来了，焦玉柔便打住告辞上了二楼。

3

第二天临近中午，花之政说要请客，给时丽和冯石头过生日。

季道梁说：“真的他俩过生日？”

花之政说：“你这主任当的，连弟兄姊妹的生日都不知道，办公室这位子该我了。”

季道梁说：“说话算数？”

花之政抱着季道梁，在他脸上亲了一口，哈哈一笑说：“开玩笑，你这大主任谁能替得了？谁敢替？”

杜森说：“替不了，替不了！”

为了能喝酒，时丽、杜森都没开车，都坐在花之政的轿车上。季道梁说：“时丽、石头，真的是你们过生日？”

时丽说：“那还能假，你大主任不关心小百姓！”

石头却张口就带上了脏字。他说：“我本来没把生日当个鸟事。”

“好悬哪！快奔四十了，还能有几个四十？”花之政边开车边说，“你说是吧季主任？”

“身体怎么样？”季道梁问石头。

“我还是病员，老病员。”石头说。

“只有官场是病场，才有病官员。”花之政说。

时丽反驳：“我就不同意你们的观点。发牢骚有什么用？咱也解决不了。”

季道梁还是一根筋地问：“石头，你该好好检查一下吧？”

石头颓唐地说：“检查它干什么？该死该活鸟朝上。我从来没吃完一个疗程的药。上次查体，医生说我的心电图没有向上的，赶不上一个六七十岁的老人。我也不管。你看我的牙……”说着他张开嘴巴，“上边疼，下边疼，左边疼，右边疼，没法吃饭，经常一天一天不吃饭。有时疼急了，去私人诊所打一针麻药。还有一次，喝多了酒，回到家里，牙又疼，我自己动手拽下一颗。第二天早晨醒来，见满床血，又开始到处找牙。我拔的牙都是带肉的，没有一颗是虫子吃了的。也不知哪儿的火，没有别的路，什么火都走口腔。”

花之政说：“瞎说，你下边的火就只能找小姐。”

时丽在花之政身后拍一巴掌说：“不准下道，开你的车！”

花之政说：“怕什么，都是过来人。我说个笑话给你们听。一个女的在山上要小便，她怕别人看见，就跑了老远。刚脱了裤子蹲下，这边的男人们唱起歌来：看见啦，看见啦，看见啦……”

时丽就又拍了花之政一巴掌。

到了长城大酒店，花之政点菜去了，余者来到预订的房间。大酒店建在海岸上，他们推开雅间的门看大海。千里海面湛蓝湛蓝，海鸥在海面上翻飞，远处的小渔船在细浪中出没。

等花之政点完菜进了雅间，一会儿海产品一一上来。开始，石头不喝，说自己身体不好，架不住这个说“寿星”，那个说“寿星”，便开了口子。一开口子，石头就自然要谈政治，要发牢骚，他骂骂咧咧地说：“他妈的冷暖，可倒了血霉了！死了两个副局长，这回他也死了才热闹！”以前，为了接访，上挨批下挨骂，窝囊死两个副局长。

郝先民劝说：“石头，喝酒！咱不谈政治！”

花之政高声说：“老郝你最懂政治！”

石头根本不听劝告，信口开河、毫无遮拦：“这回能把‘傻大个’和‘玉肉’都一块送瘟神，信访局就皆大欢喜了！”

花之政也兴奋了说：“等他们退出历史舞台，咱季兄执政，愿咱们的工作就像冯石头开处女一样，一炮见红！”

时丽就近用脚踢花之政说：“除了骚话，你不会说点别的！”

杜森凑热闹说：“花科长，有没有编的新段子？”

花之政说：“有，我现在一天能编发一百条信息。今年是狗年，你们听我这一条对联怎么样？上联是：公狗弄母狗，一丝不苟；下联是：上级（鸡）操下级（鸡），级级（孜孜）不倦。横批是：鸡狗也对头。”

杜森问：“怎么叫鸡狗也对头？”

“这你就不知道了吧？”花之政卖弄起来，“民间有言，鸡狗不对头，见了面就打。现在，狗操鸡的事也不奇怪呀！”

时丽抗议说：“你们就不能说点正经的？”

花之政说：“说政治，郝兄不让；说段子，丽妹不肯，横批是难做人。说点笑话吧。一个酒鬼喝多了，刚上了出租车就迷糊。司机问，先生去哪里？酒鬼醒了说：这么快就到了？便交了钱，下了车。”

大家都笑。

杜森笑问：“哈哈，石头，这不是说的你吧？”

“下面还有哪，”花之政说，“酒鬼给了二百元，司机觉得全收了太损了，想退给酒鬼一些，说，你等一下，接着找钱。酒鬼火了：娘希匹，这么多钱还不够，我砸你！司机吓得开车就跑。”

郝先民和季道梁都不想让石头出洋相，就劝他少喝。石头一沾酒就控制不住自己，而花之政和杜森就爱看石头耍傻。这酒一会儿就多了，石头便开始操爹骂娘，从国际到国内，没有没骂到的。时丽听了，直摇头。石头却越骂越欢，起来就准备脱裤子。

时丽见状，说：“我走了。”

花之政说：“丽妹你别笑，我们是男人。”

时丽走后，酒继续在喝。老郝和季道梁把石头搀下楼，让他坐在沙发上。他们两个人去了厕所。正方便着，突然听到外面一声炸响，二人赶紧出来，打眼一看，傻了！只见石头把茶几上的东西摔了一地，正张着裤子在撒尿。女服务员吓得跑着找经理去了。石头又进了人家的吧台，拉开抽屉向里面撒尿。

郝先民和季道梁赶紧把他拉出来。郝先民打了一个车。跟随而来的经理直喊：停车！停车！郝先民说：“对不起啦！喝醉了！”

半个小时后，郝先民、季道梁把石头拉到他的办公室楼下。

在楼下门口，几个摆小摊的人紫着脸膛，缩着脖子在等顾客。见郝先民和季道梁架着石头下了车，一个老者说：“你看这些驴操的，一个个喝得小脸通红，接着是去洗澡，找小姐。”

季道梁看了一眼郝先民，二人把石头搀进了屋子。

石头醉醺醺地问：“这是哪儿？”

郝先民说：“你的办公室都不认识啦？”

石头火了：“他妈的，谁把我拉办公室干什么？我要到海边去开房间，找小姐！”

4

尽管季道梁不爱在办公室干，可人们都爱往办公室跑，这里是信息的最前沿，是信息管道的首端。

杜森进来了，一双会说话的眼睛看着季道梁，欲说没说，就走了。季道梁感到好笑。

手机响了，季道梁打开一看，是花之政发来的信息：得之坦然，失之淡然，处之泰然，顺其自然。

季道梁给郝先民看了，互相一笑。郝先民刚把手机给了季道梁，又来了一条信息：冷也坦然，暖也淡然，出了年关，来了高见。

季道梁说：“什么意思？”

“高见，高尖也。”

“她来？田成的妻子？”

“信访局的走势基本如花之政所说。”郝先民分析说，“今年，对你是有利的，肯定要换头了。冷暖打压你，但谁来干都得用你。从工作考虑，必用你，谁都绕不开你。你应该等高尖来了谈谈你的工作思路，因为在官场有个规则，这个世界少了谁都照样转。”

季道梁说：“老郝你别忽悠我了。我很平静，你让我去做工作，去活动，就又不平静了。”

“你不要把职务当回事，你的工作思路是任何人不可逾越的。他们走了，一片骂名；你走了，东西留在世上，可以反复回放。”

“你别抬举我了！”

“你看咱单位，杜森太鬼，一辈子也不会把心放在老百姓身上。花之政是大众情人，驴屎蛋子外面光，也没有实际能力。时丽心胸狭窄，难成大器。石头这人，毛病太多，沉湎酒色，颓废潦倒，难以自拔。可他是官场稀有的斗士，也是官场的牺牲品。谁来了都会给他口好气，稳住他。用他之后谁都会躲着他，防着他，怕他回头咬一口。”

“这个人真有骨头，脑子又聪敏，他简直就是宝泉汤的活历史，可惜了！”季道梁感叹道，“再说，他明明一个好工艺品大师，却误入官场，这真是一个悲剧！”

“总之，冷暖在信访局的时代已经结束了。”郝先民说。

季道梁叹了口气说：“这个可怜的人！唉，官场的人活得也太累！没有一部小说能描摹出官场的现场感。”

5

机关评比后，信访局的工作突然陷入瘫痪。

冷暖基本失踪了，连司机郝先民也不知道行踪。

季道梁请示许大伟，怎么办？

许大伟说：“我哪知怎么办？你办公室主任把头儿看哪儿去了？”

季道梁问焦玉柔，怎么办？

焦玉柔说：“不是有二把手吗？”

季道梁笑了。他告诉各科室坚守岗位。各部门的人就都凑到办公室，都在静观其变。

这又是花之政的好时机，他说：“给大家说个笑话，是真实的故事，主人公就是我家老爷子，我不糟蹋你们大家还不行吗？我家老爷子 87 岁，找了一个 50 岁的卖菜的女人，还带了两个女儿。她们经常给老爷子洗澡，老爷子也经常骑一骑女人，冒一下。我们弟兄三个，姊妹六个，老爷子都不依靠我们。他说，若让儿女养活早死了！我们曾开家庭会，说那女人图的是老爷子的财产，老爷子也不管。”

杜森说：“就兴你花，不兴老爷子花？我看老爷子更要抓紧时间花一下。”

花之政说：“老爷子不久过生日。那天中午，我二哥拉了两个‘鸡’去烟台，回来晚了。我问二哥，你怎么来晚了？二哥说，拉了两只‘鸡’去烟台了。等吃完了饭，老爷子还不走，他问，你二哥不是拉的鸡吗？怎么还不端上来？我们一听，笑得都要尿裤裆了！”

大家开怀大笑。

突然，时丽说：“局长来了！”

大家都收住笑问：“在哪儿？”

时丽惊疑地小声说：“我看见上楼了。”

许大伟说：“季道梁，你快去看一下。”

季道梁到了冷暖办公室，果然，冷暖在。冷暖说：“我正准备给你打电话，马上通知开会。”

一会儿，大家全到齐了，比军人都迅速。

人们看到，几天没开门，局长屋子的两盆绿叶观赏植物的玉米一样的叶子都枯黄了。

冷暖局长用目光扫了一遍全体干部说：“新的一年，我们要用新的精神风貌开辟工作。说到新的精神，就有不良的精神，我想至少有这么几种。如学习不求甚解，工作不求创新，思想不能与党组保持高度一致……”

冷暖讲话时，大家都竖起耳朵的天线，拼命记着笔记，第六感官却在高速运转。冷暖高亢的精神状态给大家一个充分的政治判断：冷暖的执政帷幕并没有落下。

6

没有人愿意从权力的台上下来。没有人愿意一辈子被人驱使，那就得往上爬。权力太有瘾了。

在高尖的政治生涯中，有旗必夺，没有遇到多少强有力的政治对手。她有点失望，俯视着宝泉汤的政界，等量级政治人物太少，她觉得目空一切，却感到太没刺激了。

冷暖局长没有竞争到副主任的宝座，越想越觉得吃亏。在信访这个“机关第一难”的岗位上，已经有两个副局长气郁而死。他也苦撑了四年，给关哉主任撑起了社会稳定的大半天。他认为，提副主任是板上钉钉非己莫属，结果却大出所料。经过组织部姜副部长一番眼花缭乱的程序化运作，冷暖局长似乎公平、公正、公开地名落孙山。

不知哪股势力趁火打劫，每天早晨，都在信访局门口放着一个大花圈，葬送冷暖的政治生命。

冷暖找到主任关哉，把满肚子委屈压缩成一句话：“关主任，你看有没有看大门的活计给我？”不软不硬的话里深藏着政治情绪。

关哉却微笑着说：“你这老干部，咋不相信组织？”

在关哉看来，宝泉汤出现了严重的两派，一派是既得利益者，一派是否定派。后者把自己经营多年的各个机构都否定为被无耻的腐败和官僚主义所掌握，构成了腐朽的政治机器，甚至直接挑战自己的权威。面对挑战，高尖被确定为新任信访局长，她应该是关哉信赖的政治杀手。冷暖要被调到工会去。工会是什么地方？没去的不想去，去了的不想走。每年几百万经费，一把手说了算，肥得流油。

有明白者对冷暖说：“有经费，那就是政治奶水！”

可冷暖还是不舒服。高尖还没走马上任前，冷暖特意打电话给高尖说：“没法干！从来是干活的吃亏！净他妈搞权力游戏！希望你有个好命运！”他似乎想赢得一点高尖的同情。

冷暖的言论在不同的场合也能在公务员的圈子里引发一些波动和廉价的同情。高尖估计冷暖对自己没有恶意，但他的牢骚会通过各种看不见的管道最后到达关哉那儿，触痛关哉的神经。高尖心里抑制